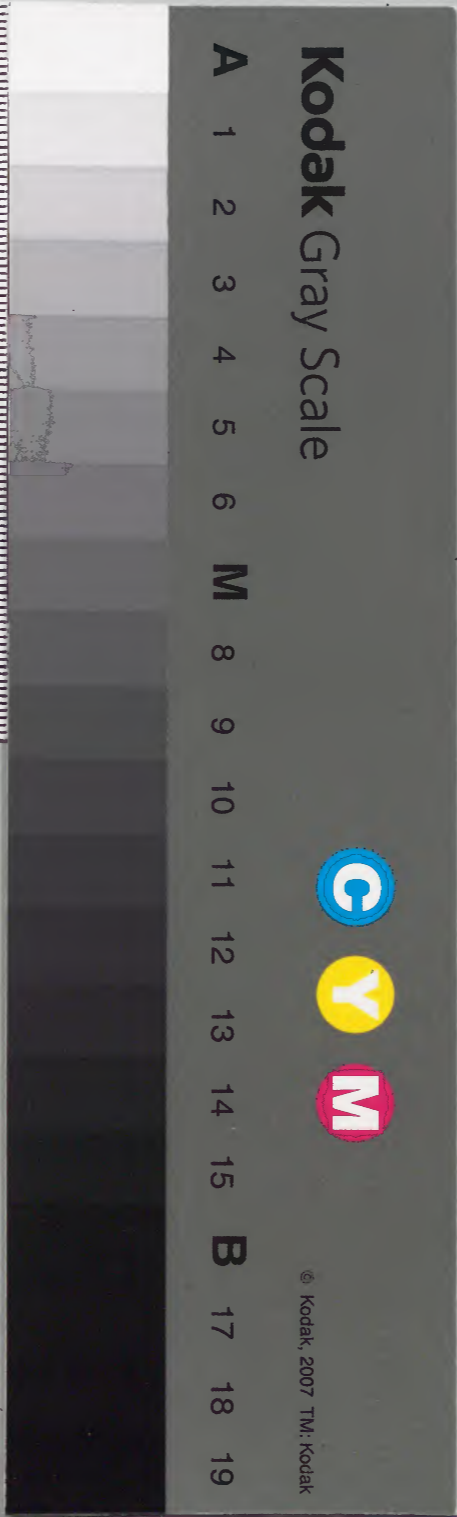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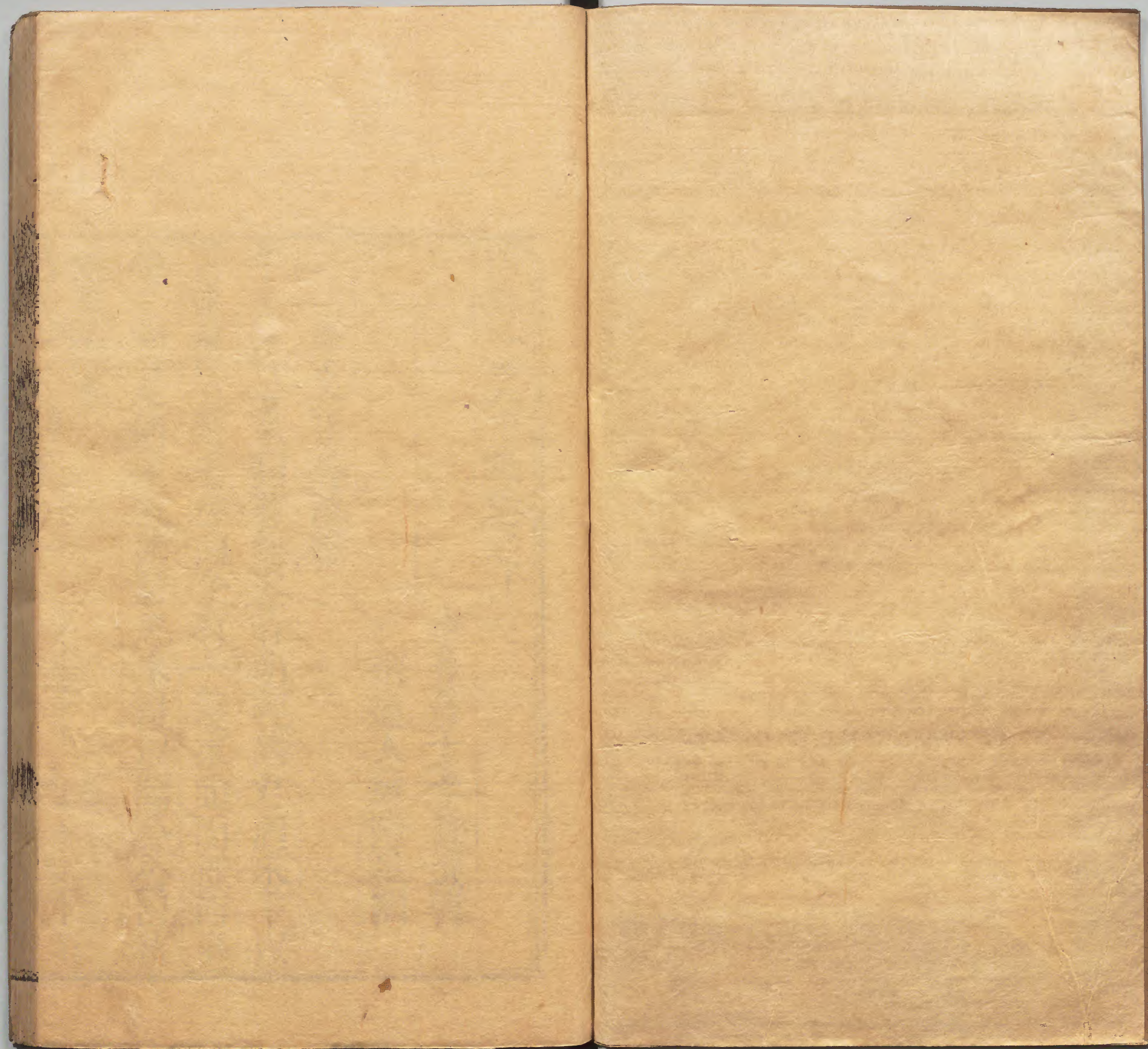
開卷一笑集

十一之四

畢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73
冊數	5 (5)
函號	附 3 9





開卷一笑下集卷之十一

卓吾居士李贄選輯

一衲道人屠隆參閱

李文正公隱謔

李文正公秉鈞時。觴客皆明經。諸君酒未半。以
有他招皆辭去。公曰。今有一題。東面而征。西夷
怨。二句。是何主意。諸君思未得以問公。公曰。待
湯衆大笑。

解學士繪四歲時。出遊市。偶跌。衆笑之。吟曰。細
雨落。綢繆。傳街滑。似油。鳳凰跌。在地。笑殺一羣
牛。衆無不搖頭吐舌。

嚴高二相公善謔

嚴相君諷蘇人面麻。俚語於蘇有鹽豆之謔。高
相君拱河南人。作文常用腹稿。但語于河南有
盜驥之嘲。二公相遇。高笑嚴曰。公豆在面上。嚴
笑高曰。公草在腹中。聞者爲絕倒。

解大紳對

洪武都金水河。玉闌干。諸勝槩處。解大紳慨然
有觀光之意。子祺乃命對云。金水河邊金線柳。
金線柳穿金魚口。解應云。玉闌干外玉簪花。玉
簪花插玉人頭。此八歲時也。衆大奇之。

李文正公神童

李文正公幼舉神童。入朝行。不能踰門限。帝嘲
曰。神童足短。公應聲曰。天子門高。帝悅而置之。

滕上。

伯虎答訪

唐寅字伯虎於三月三日浴澡。一客過之見以浴

辭不悅。及六月六日。公往謁是客。亦辭以浴。公

戲題其壁曰。君昔訪我我沐浴。我今訪君君沐

浴。君昔訪我三月三我今訪君六月六。蓋三月

三乃浴佛之晨。六月六乃浴狗之日耳。

文正公對

帝置李文正公於滕上。時父伏於丹陛。命以對曰。子坐父立禮乎。對曰。嫂溺叔援權也。帝以為奇確。

葉文問不解軍事

金主亮南侵。命葉文問字審言視師江上。文問素

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

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

王敦未結貴家體

開卷一
王敦初尚王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
謂廁上六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擊金澡盤盛
水琉璃盤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
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支元獻高堂

支元獻罄庭架高堂堂成而養瞻乏適實諫議
過曰堂甚好只是欠二條梁主人問其故答云
一條是不思量一條是不酌量

陽明賦詩

王陽明

諱守仁

年十一時過金山寺龍山公與客

酒酣賦詩未成陽明從旁曰金山一點大如拳
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樓上月玉簫吹徹
洞龍眠客大驚異復使賦蔽月山房詩隨應曰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
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客益奇之

崔夫人獠語

開卷一

卷之二十一

四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
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湏崇福以禳
之。崔夫人曰。禳湏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
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
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
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
此事。不相當也。

土地錯配

温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
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爲一廟。杜十姨爲
誰。杜拾遺也。五髭鬚爲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
靈。豈不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爲
十姨。何雌我耶。

楊大年狎老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時已
皤然矣。楊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如何。

翰不能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

西字臉

孝皇聖明。亦為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陸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王問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幘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濶。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

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太古碑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

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
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
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盛丁梅竇

盛文肅公諱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諱
陳瘦如削。二公並以文辭知名于時。梅學士諱
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
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文

質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
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卽事詩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卽
事詩云。日煖看三織。風高闢兩廂。蛙翻白出闊。
蚓死紫芝長。潑聽琵琶鳳。餽拋接建章。歸來屋
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
織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闢於兩廂廊。有死蛙翻

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栖梧。食饅餒未畢。闖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

相公相婆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疔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

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顏回賈誼

陳和叔為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為質朴。時號熱熟顏回。時孔仲舉對制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而被斥。和叔曰孔生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熱熟顏回。

王翰林

王平甫學士家幹魁頤。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
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海蛇何以嗜

王敏道食海蛇曰。人何苦嗜之哉。一響而已。

錯認老子

弘治中吾郡一豪子。以事官捕之急。竄匿不出。
官百計索之不能得。或言鄉耆某多智。數官延
訪之。耆乞屏左右。乃曰。欲得之。須用老子。官曰。

老子已在此矣。耆意蓋用欲取先予之術。官所
云謂已執其父也。耆曰。不是這箇老子。官曰。正
是這箇老子。耆又白如前。官終不悟。即叱之退。
曰。這蠢物尚謂一人有兩老子。何智術之有。

陳令判老大成婚

陳晟知奉新縣。有王允升老而娶妻徐氏。為諸
寵所阻。當夜不成婚而成訟。晟判曰。兩家老夫
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成反目。這場公案。

好入笑林。王允升白髮皤然。自謂力微而心壯。徐氏女青春過了。亦須華落而色衰。始焉草草婚姻。終也匆匆聚散。鴛鴦小小思珍偶。輸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

檳榔酬報

劉穆之小時家貧。誕節不持檢操。常往妻江氏家乞食。多見侵辱。不以爲恥。一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召江氏兄弟食。令厨人以金拌檳榔一斛進之。

宋之問口過

宋之問天启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慚憤。口過謂口臭也。

崔杜相戲

唐華原令崔思海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美。杜嘗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即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得遣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賂。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

楊衡為人盜文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

登第。見其人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荅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怒也。

長髯無安頓處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屬清閑之燕。上顧問曰。卿髯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寘之於外乎。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髯寘之內。外。悉不安。一夕不能寢。蓋無心與有心異也。

梁趙調謔

唐初梁寶好嘲戲。曾因公行至貝州。憇客館中。閑問貝州佐史云。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顏甚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梁寶即云。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荅云。向者入門來。案後唯見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國。又荅云。磨公小拊指。塗得太社北。寶更無以對。媿謝遣之。

幡綽善調文樹

唐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辨善奏對。明皇每嘉之。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廼密賂幡綽。不言之。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箇劉文樹。髭鬚共頰。願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強似文樹。上知其遺賂。大笑。

歸皮相嘲

開卷一笑 卷之十一
皮日休謁歸仁紹不遇作龜詩嘲曰硬骨殘形
知幾秋屍骸終不是風流頑皮死後鑽應徧都
爲平生不出頭歸亦嘲之云八片尖皮砌作球
火中浸了水中揉一團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
卒未休

守忠滑稽

章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于後苑賞花
釣魚賦詩自元昊叛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

未仁宗修舉故事時韓魏公琦爲首相在宴和
詩卒章云曾參二十年前會今脩台司得再陪
內侍任守忠以滑稽侍上從容曰韓琦譏陛下
仁宗愕然問故守忠曰譏陛下錫宴太頻上大
笑

令夫人疑弄已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
令婦姓伍他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

賡府夫人何姓。荅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荅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賡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戚。以吾姓伍，故相美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令大笑曰：人各有姓，復令其婦出。

孫子荆誤語

孫子荆年少時，好爲隱語。王武子嘗枕石漱流。

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宋子京雪幕揮毫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巒幕，然椽燭。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

只是擁鑪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
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
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
後每讌集。必舉以爲笑。

老婢巧擬宣武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
儔。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於
路中。得一巧作老婢。乃越石故妓也。見桓便潛

然而泣。桓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桓大悅。
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云。面甚似。恨薄。
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
恨雌。桓於是褫衣解帶。昏然而臥。不怡者數日。

周翰精敏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携以見郡侯。時賞
春作會。侯與座客簪花。侯因命周翰曰。口吹楊
柳成新曲。翰曰。頭帶花枝學後生。侯笑曰。何遽

便戲老夫

盛度撰碑

后中立在中書。時盛度禁林當直。撰張文節公知曰神道碑。進御罷。呈中書。后急問曰。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對訖。方悟。滿堂大笑。

趙伯翁孫兒

趙伯翁肥大。夏日醉臥。孫兒緣其肚上。戲以李八九枚內臍中。至後日。李大爛潰。翁乃泣謂家

人曰。我腸爛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兒所納李子也。

荆公嘲湖陰先生

楊德建號湖陰先生。丹陽陳輔。浙西佳士也。每清明過金陵。上塚畢。即過先生之居。清談終日。率以為常。元豐辛酉癸亥。頻歲訪之。不遇。題一絕于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日脚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

其詩吟賞久之。曾稱於荆公。公笑曰：此正戲君。爲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胡昉浙漕

胡昉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在座末趨前云：也買脫空衆大笑。

漢有三牲

漢有牛通爲隴西主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

許嘲林隱

林和靖號隱士。傲許洞。許嘲之云：寺裏掇齋饑老鼠。林間咳嗽老獼猴。豪民送物鸞伸頸。好客臨門鰲縮頭。

天怕老婆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

也。東木克北土。以上爲妻。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爲妻。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滿堂爲哄然一笑。

楊伯子東像歸山

楊伯子爲潮州守。治聲赫然。爲三輔冠。士民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禮畢。與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侵。更莫留形迹。何須問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時有戲綴其尾。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裴贇侍女詩

裴慶餘佐李北門爲淮南幕嘗同遊船舟師悞以船篙水濺侍女衣上李怒裴請以詩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裙濕知道巫山雲雨歸李笑而赦之

苗振倒紉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晏丞相語曰宜稍溫習苗曰豈有三十年作老娘而倒紉孩兒者

乎既試不中選晏笑曰苗君竟倒紉孩兒矣

侯白潛探使情

陳嘗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辨深淺乃密令侯白變形貌著故敝衣爲賤人供承客謂是微賤甚輕之乃傍臥放氣與之言白心不平問白曰汝國馬價貴賤白云馬有數等若從伎倆筋脚好形容不惡堪得乘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粗壯雖無伎倆堪馱物直四五千已上若備

尾燥蹄絕無伎倆。傍臥放氣。一錢不直。使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謝。

髑髏受虧

呂與叔言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遂為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斧為數片。張文潛聞之。戲語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

十一卷終

開卷一笑下集卷之十二

卓吾居士李贄選輯

一衲道人屠隆參閱

揚州司馬哭姊

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急躁。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姊。

開卷一笑 卷之三
向亦怪矣。

笑矜門第

唐有姓方人好矜門第。但有姓方為官。必認云親屬。知識疾其如此。乃謂之曰。豐邑方相。是君何親。曰是某再從伯父。問者笑曰。君既方相。侄兒只堪嚇鬼。豐邑坊造賣凶器所也。

櫻桃詩不成韻

安祿山叛。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

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字聲律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至即其子傳也。

郝隆富腹

郝隆七月七日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老嫗捷口

開卷一笑 卷之三

開卷一第卷之十二
劉道真于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芣。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芣。嫗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顯微異饌

嘉興林叔大爲江浙行省掾。貪墨鄙吝。頗交名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品饌甚豐。若高人勝士。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子久作畫。多士畢集。復以此供客。諸人不能堪。譏訕大作。

叔大赧甚。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援筆書一絕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子久笑語曰。好水好山。謂達官顯宦。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卽僧家懺悔。閔堂大笑而散。叔大數日不見客。

王鐸事急

唐中書令王鐸爲都統以禦黃巢携姬妾赴鎮而妻茹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

馭者罵相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

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噴他宰相

女奴却要

李庚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長延喜次延範延祚延祐所謂大郎二郎三郎五郎也咸欲蒸之而不得嘗遇清明之夜大郎遇之于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東南隅停待又遇二郎謂之曰可于廳中東北隅相待又逢三郎束之曰可于

開卷一笑 卷之十一
四
廳中西南隅相待。又遇五郎握手不可解。曰可于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持所授茵席各起。一隅頃却要燃炬豁扉。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裡覓宿處。四子各并所携掩面而走。

李女可愛

桓司馬溫以李勢女爲妾。南郡主拔刀率婢數十。往李所欲飲之。見李在廳前梳頭髮。委地姿貌絕麗。徐乃結髮歛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

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閉王辭旨凄惋。主乃擲刀抱之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不能作無麵餅。

晏景初請一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麵湯餅乎。景初曰。有麵則拙婦亦辦矣。僧慙而退。

韓浦兄弟

韓浦韓洎皆有文辭。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爲

文譬如織樞草舍。聊蔽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滿聞之。因親知寄局。牋題詩贈。洎曰。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

崔以戲動李夫人

崔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諸戲。一日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試焉。鉉命演于堂下。與妻李氏坐觀之。崔以李氏妬忌。卽以數僮衣。嬾人衣。曰。妻。白。妾。列于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旋

唯諾其間。張樂命酒。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然且觀之。僮志在于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叱曰。咄咄。赤眼作而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范寺丞妻

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

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宿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密置范臥具中。須臾務吏携衾褥歸。妻晨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乎。有是邪。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

李潮陳越席

蔡君謨守福唐。會李太白與陳烈于望海亭。以歌者侑酒。方舉板一拍。陳驚怖。越席攀木踰垣而去。李作詩曰。山鳥不知紅粉落。一聲檀板便驚飛。

党進怒咄畫工

党進命畫工寫真。寫成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大虫。猶用金箔貼眼。我消不得一對金眼睛。

江南驛吏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與郡者初至。吏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庫。諸菹畢備。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鬻餅不聞歌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日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嘗墟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曰。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聲。呼問曰。何輟歌之速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北方相禮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盤

中有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枝請眾客同喫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云資政惡養也却請眾客放下荔枝

賈待詔侍太宗碁

宋太宗時待詔賈玄者嘗侍上碁太宗饒玄三子嘗輸一路太宗知玄詐不盡其藝也乃謂曰此局出復輸我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

宗曰亦詐也更一局汝勝賜汝緋衣不則投汝于水中局既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局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投之水中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帝大笑賜以緋衣

新郎阿婆

薛逢晚年厄于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新郎君逢遣价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

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梁灝及第謝表

梁灝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啓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

元章顛索右軍帖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

船。船欲墮。攸遂與之。乃喜。

延之慙偃

何偃路值顏延之。遙呼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慙而退。

捧硯監簿

石曼卿一日語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

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爲贄。列醞於庭。演
爲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日。一
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
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日。學士與太師果欲登
閣。當具酒歛迎候。曼卿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演
同登。演預戒生。生果陳具于閣。器皿肴核冠於
都下。后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
遊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后延年曼卿。

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
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曼卿大醉。握筆沉
慮。目演佯聲諷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演以
爲言。竟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
得全牛。

女壻姨夫

歐陽修與王拱辰同爲薛簡肅公壻。歐先娶長
女。王娶其次。後歐公夫人故。再娶其妹。人戲曰。

陽。一。笑。卷。之。二。一。
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

張司錄夜殺猪

張端為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端即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為別市猪。

覩畫減疾

劉瑱妹為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為明帝所誅。妃

追傷成疾。瑱不能止。乃令陳郡殷蒨畫鄱陽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罵曰。故宜早死。于是病亦除差。

阮簡圍棋

阮簡為開封尹。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客圍棋。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姊弟雙寵

符堅初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

色。堅納之。寵冠後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後冲進逼長安。堅遺之錦袍曰。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

伯益希孟題贊

陳伯益面黑而狹。多髯。希孟見寫真。掛壁上。戲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不仁。侵擾乎。其

旁而不已。于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希孟避寧宗諱。改名直字古民。伯益咏其名曰。炊餅担頭挑。取去白衣舖上。喝將來。伯益又寫一真。衣阜道服。躡僧鞋。希孟贊之曰。禪鞋俗人。鬚鬚道服。儒巾面皮。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聞者笑倒。

先生無見

程師孟嘗請于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某幸與

公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王問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欲預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又王雱死。有張安國被髮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某願死托生為公嗣。京師朝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荅瀆古玩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求之。侍中何

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于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云。承復瀆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道民黥面

施道民為孫威敏所黥。既而復得為民。借小字軍人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好一隻夾註。驕子。

宋人戲破

宋末人戲作破題古曲題云看看月上蒲萄架
那人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枕閒在繡緯
下破云時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
未偶君子不能無感心吳歌題云月子彎彎照
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
漂散在他州破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殊形於
下者有悲歡之異小曲題云媽媽只要光光錢

我苦何曾管雪下去官賣酒輪番幾曾得免怎
容懶有客教奴伴破云吾親徇利而忘義既不
能以憂人之憂吾身徇公而忘私又強欲以樂
人之樂

年少戲責

乾道中眾客赴郡宴伎樂甚盛一年少勇于見
色甫就席中一客以服辭乃命徹樂勸酬次年
少責此人曰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真所謂不自

殞滅禍延過客者耶。賓王爲之哄堂。

程尹識字未穩

程覃乃文簡公之子。尹京日有治聲。唯不甚知字。嘗有道民投詞牒乞執狀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斯人見其誤遂白之。合是照執。今是昭執。乃漏四點爾。覃取筆忽於執字下加四點。乃爲昭執。庠舍諸生作傳以譏之。

曹東畝慰足詞

曹東畝赴省。陸行良苦。作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博得一官歸。急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弓鞋。夜間伴你。

關漢卿得還王諺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拚破。

莊周夢兩翅。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
難道風流種。說殺尋芳蜜蜂。輕輕的飛動賣花。
人。搨過墻東。由是其名益著。時有關漢卿者。亦
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譏諛加之。關雖極意還
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
歎駭。關來吊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
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筋也。關云。我
道你不識。不是玉筋。是鼻。咸發一笑。或戲關云。

你被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纔還得。一等。凡六
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鼻。又慣愛討人
之短者。亦謂之鼻。故云爾。

羅隱嘲妓詩

羅隱與鍾陵妓雲英有舊。妓一日譏隱未第。隱
嘲以詩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處士生欲速死

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識者以隱士當之。時吳國隱士戴逵。名重于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士子嘲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喜不識字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階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

梅曰。更快活也。

舉世皆濁

李涉過九江。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云。若是李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一絕曰。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張觸僧怒

張逸密字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幸陽簿張唐
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
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
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閉
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

嘲附會姓氏

令狐綯入相自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通
族。由是遠近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溫庭筠戲

為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鍾毓鍾會

鍾毓鍾會小時。值父孫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
父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
問毓何以拜。毓曰。飲以成禮。不得不拜。又問會
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相傳小號

吳人多謂梅子為曹公。以其嘗為梅止渴也。又

謂鴛爲右軍。有一士人遺人醋梅與燂鴛作書
云醋浸曹公一鬣湯燂右軍兩脚聊備一饌。

畏饅餒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而均登科。
登科而仕。仕而以進取。苟不違道與義。皆無不
可也。而世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祿。反嗷嗷然以
不仕爲高。若欲棄之。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
有甚於欲仕。或不得間而入。或故爲小辜以去。

因以遲留。往往遂竊名以得美官。不辭世終不
寤也。有言窮書生不識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
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呼什地。主人驚問曰。吾
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此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
室閉之。徐伺于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手
搏撮食者過半矣。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
自不畏。主人知其給。怒而叱曰。若尚有畏乎。曰。
尚有畏。臘茶兩碗。爾此豈求不仕者耶。

劉將軍不識鳳毛

謝超宗與右衛將軍劉道隆同朝。武帝稱謝殊有鳳毛。劉出候謝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罄之室。何得異物耶。劉曰。方侍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含笑還內。劉謂檢覓鳳毛。待久。蕭去。

十二卷終

開卷一笑下集卷之十三

卓吾居士李贄選輯

一衲道人屠隆參閱

微諷關雎

謝安夫人劉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欲立妓接。兄子外甥輩微達此旨。共向劉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眾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婆。

撰詩當無此言。

公榮疎放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李勣戲左司郎中臀

封道弘。左司郎中。身大而臀濶。李勣戲曰。封公

汝臀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

娥秀效聰慧過人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具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遍。公出自內。曹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為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鄭昌圖苦騎驢

鄭昌圖肥偉。咸通中登第時以進士服用僭侈。不許乘馬。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勅下盡騎驢。短轡長鞅。滿路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王周二丞相嘲語

丞相王導枕周伯仁諱頴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周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楊夫人送行詩

楊僕善詩。真宗召對。自言不能。上怪之。問行時亦有人作詩送卿否。楊曰。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府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

尚書小字

張尚書小字鐵牛。李濤嘗戲之曰。每至海源。即思鬻德。

賈盧隱朝

賈黃中爲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畿有蝗。虫盧笑曰。某聞所有。乃假蝗。虫。賈應聲曰。亦聞不傷稼。但盧多損耳。

方張確對

方千里一日會張更生。方作一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金剛經。問爾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張答曰。古人是馬千

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爾是五千里。三千里。一千里。

滄浪捷口

潘滄浪者滑稽。坐有一人扣客姓字。客曰僕姓陸。字伯陽。潘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羊。直甚。身。

天下粟監爲判

景泰中。一粟監不學。判蘇州。誤寫石人爲仲翁。

滑稽者朝之曰。翁仲將來作仲翁。只因書讀欠。夫工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州蘇作判通。

杜邠布袋

杜邠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諫非攝生之理。邠曰。君不見布袋盛米耶。放倒即慢。

索飲被嘲

李觀字泰伯賢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一

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痴。獄翁方且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聞又有寄酒者。士人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實今次不敢相留。此酒以遣懷。聞者大笑。

顧妓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
八因府會乞詩于處士魏野上贈之詩曰君為
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
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座中大噓

豪逸進士

郭震任介皆豪逸進士一日郭折簡召任食晶
飯任往乃設白飯一盃白蘿蔔一碟白鹽一碟

蓋以三白為晶也後數日任復召郭食毳飯郭
意必有毛物相戲比至並不設食郭曰何也任
曰飯也毛蘿蔔也毛鹽也毛只此便是毳飯大
噓而別毛去声俗呼無曰毛

妻有三畏

裴談為御史大夫素奉釋氏妻悍如談謂妻有
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
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

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妝粉
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
耶

卿卿始自安豐婦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爲
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
卿卿誰當卿上王笑聽之

孫放佳兒

庾爰客詣孫盛字安國見齊莊諱在外尚幼而有
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放曰庾雅恭爰客
父字
諱家爰客笑曰諸孫太盛有如此兒放曰未若
諸庾翼上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邊季先警門人

邊韶字季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
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
季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

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典周公通夢。靜典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張憑祖孫善諠

張憑年數歲。極聰敏。其祖蒼梧。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太平宰相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謝親知。就第爲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時得君。告老于家。當天下無一事之辰。可謂太平幸民也。后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日者自力。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

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賓主捷對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館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于簡云夜上出遊知虞公之不可諫虞回卽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

陳蔡互謔

陳亞滑稽一日蔡襄戲題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卽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褚歸以破見擯

褚歸應治平中省試有大舜善與人同賦破領云道雖貫于萬世善猶同于衆人卒見黜心甚不平一友戲慰曰公以尿確對油筒宜見黜落

村學傳誤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衆雛爭附

火想當訓誨。問都都平丈。我語雖可笑。而曲盡社師之狀。杭諺言社師讀論語。郁郁乎文哉。訛爲都都平丈。我委巷之言。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爲正其訛。學童皆駭散。時人爲之語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蓋取此也。

石動箭機辨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

謎。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饒子箭。高祖曰。非也。石動箭。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箭。對曰。是煎餅。高祖笑。動箭曰。射著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箭。爲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箭。曰。承。大家執。鐺子。更作一箇。高祖大笑。高祖嘗命人讀文選。有郭璞

遊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
聖旨。動筭卽起云。此詩有何能。若命臣作。卽勝
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
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筭卽云。大家卽命
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卽命作之。動筭曰。
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
云。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
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孔子弟子達
者七十二人。動筭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
已着冠。幾人未着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筭曰。
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着冠有三十
人。未着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
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
七人。六七四十二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爲
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侯白令令宰狗吠

侯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卽謁。謂知
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
狗吠。誠如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輸。於
是入謁。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重來
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諮公。公未
到前。甚多盜賊。請命各家養狗。令吠自驚。庶賊
盜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爲
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羣犬。其吠聲與餘狗不

同。曰。其聲如何。荅曰。其吠聲恟恟者。令曰。君全
不識好狗吠聲。好狗吠聲當作號號恟恟聲者。
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白
知得勝。乃云。若覓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辭
而出。

戲中榜末

王十朋。正奏名第一。李三錫。副奏名第一。時居
榜尾者不樂。或戲之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伸脚

猶能踏李三。

鴻漸懼內

安鴻漸滑稽而懼內。婦翁死，哭于路。其婦性素嚴，呼入繡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婦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自思計窘，來日以寬巾納濕紙于額上，大叩其額而慟慟。龍其婦又呼入，詬之曰：「淚出于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

成郎中催妝詩

成郎中爲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催妝詩。成乃擦筆書云：「一床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圍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

丁稜筆聲

唐世進士及第，放榜訖，須謁宰相。其導詞答語一出，榜元時盧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丁稜稜。

開卷一笑
口吃追引見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頽然
鞠躬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而
罷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筆可得聞乎稜曰
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筆聲
耶

買履不自信

知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買之及至市得履
忘度急歸之頃返市罷遂不得履人何曰不試

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狄盧相詭

狄仁傑戲同官部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
曰中勞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
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盧延讓一生婦詩料

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
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調張濬親見此事

每稱賞之。又有賤猫臨鼠穴。嚙犬舐魚。枯骨為中書令成汭所賞。又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門翻為蜀王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于猫鼠狗子也。人問而笑之。

納粟監生

革車

言三百兩也

買得截然高

言大帽也

周子應前

言草也

滿腹包忽朝若遇高曾祖

言考也

煥乎其有

言文章也

沒分毫

懼內圖

有某平日懼內。與妻畫一喜神。懸之于壁。一日妻出。私以拳捶之。曰。我喫你虧。我喫你虧。偶妻在後見之。喝云。你做甚麼勢。夫即雙跪。倒曰。我指這裡畫得像。那裡更畫得巧。

壯健馬

岐山王生。循故事。納粟三千斛。授本州助教。以厚價市駿馬。騎乘。每不愜意。醫工李生。故稱壯

健以爲價賤。王怪問之。李曰：默得三千石穀，豈非壯健耶。

死未足恨

葉衡罷相歸。一日病，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問曰：何以知之。金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滿座皆笑。

陳子朝妾

吳給事女敏慧，後歸名儒陳子朝。陳惑一妾，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李尚書故人子

周愿知江西鹽鐵，好諧謔。嘗謁尚書李巽，適李有故人子亦來謁，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李怒責曰：卽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書藉古畫破除。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在否。

其子不取言實云暫將典錢愿忽言曰此尚書
大屯李問曰尚書何屯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
被此兒郎典之李怒顏大開

焯炫兄弟

隋劉焯與弟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吏不
知其大儒也咸與之枷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
見家炫曰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

方朔大笑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
百歲東方朔在側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
云臣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
曰彭祖年八百歲果如陛下言則彭祖人中長
八寸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李戴仁迂性

李戴仁性迂緩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
曰有與則見忽一夕閻氏扣戶小豎報云院君

陽卷一 笑 九之三
欲見戴仁遽取百忌曆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
河魁在房不可行事傳語院君謝到閻氏慙而
去。

妖賊大口

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於太山自稱太平皇帝。
號父罔爲太上皇兄休爲征東將軍弟爲征西
將軍慕容德討擒之有人謂之曰何爲妖妄自
貽族滅父及兄弟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在外

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
妻趙氏怒曰君止坐此口以至於死如何猶自
不革始答曰皇后不違天命自古迄今豈有不
亡之國哉。

盛度胖體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
不知忽見卽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
其中學士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以故石

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張由古之博學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嘆班固字孟堅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是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陳東權州事

陳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右叅政聞之曰。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王祚問卜

王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

開卷一第...卷之十三
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聞有瞽人善卜。令布卦推命。瞽大驚曰。此命推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曰。更向上。又曰。可至八九十歲否。瞽曰。更向上。又問。可至百歲乎。瞽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瞽曰。並無之。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回顧子孫。及侍立者曰。兒輩。切記。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

開卷元發戲荅廣淵十四

司馬溫公章奏王廣淵乞誅之以謝天下。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陛。旣歸。廣淵就元發問。早來司馬君實上殿。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十三卷 終

問早來何思吾寶上幾
繼示發為法吾對立與聖
同無盛公章表王寶賦了
侍立示發題答觀賦是年
且莫教我與分

開卷一笑下集卷之十四

卓吾居士李贄選輯

一衲道人屠隆泰閱

僧哥

昔一僧在歐陽公坐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為小名如狗羊牛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絕倒

畏婦變羊

京邑有士人聶其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有喚便牽繩聶密與巫媪爲計因婦眠入廁以繩繫羊聶緣墻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卽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巫乃令七日齋學家大小悉避于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

形聶徐徐還婦見聶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聶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婦愈悲哀後復妬忌聶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誓于是不復敢爾

侯白雅詼

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義方妻僧詩消白晝

許義方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足未嘗履闔。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索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張丞相草書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

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筆雨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不自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曼卿墮馬

石曼卿善戲，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若死學士豈不跌碎乎？

元帝笑洪喬之謝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

劉伶誑飲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

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袁正辭志在益錢

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堂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穰之。正辭曰。我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乃止。

張思光誤謁尚書

張思光欲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婁師德叱庖人

婁師德好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為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膾復問之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

不食

虞嘯父獻替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問曰卿在閣下初不聞有獻替虞家富近海謂帝望其貢獻對曰天時尚暖蟹魚鰕鮓未可致尋有所獻帝撫掌大笑

正德認水厄為水難

蕭正德初入北侍中元義欲為設茗先問正德卿於水厄多少北人謂茗飲為酪奴亦云水厄正德初不知答

云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舉
坐大笑

思光兄弟

張思光與弟寶積俱詣太祖。思光於御前放氣。
寶積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
至。思光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共
食。思光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餐。

邵李的對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
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坐客以
爲的對。

閔氏遠姓

梁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
曰。君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
華胃。

男子魘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必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彪婚乃移家近之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暮來女哭誓彌甚江觀其意轉帖乃詐魘良久不寤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魘何預卿事而見喚邪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

艾子四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宜以險事怵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瓊臍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邪艾子熟視曰唐三藏尚活世况四臟乎

製餛飩法

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諧謔家製

餽餽得法每苦賓朋索食一日於食客前先各置一帖且戒云食畢展卷既而客視乃製造餽餽方法也自後無復索者

巢由進士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宋郊弟兄答語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弟學士宋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郊令人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那年上元同在州學喫齋煮飯時否祁答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那年在州學喫齋煮飯是爲甚的

丘浚打和尚

殿中丞丘浚謁釋珊珊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
來謁珊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問曰和尚接
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
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
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李福畏妻腹痛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福欲私一女奴而未果因
囑裴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遽來報我旣而果

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卽詐言腹痛且召其女奴
往左右告裴裴以爲信然出髮盆中跣問福旣
業以疾爲言卽若有不可忍狀裴極憂以藥投
童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將校悉來候問福
具以事告因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
咽一甕溺耳聞者大笑

優人諧戲

優人李可及善諧戲嘗因延慶節緇簧講誦畢

開卷一
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齋升座。稱三教論衡。一人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跌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然後兒坐也。又問。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問者曰。何也。曰。道德經云。吾所大患。以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于有娠乎。又問。文宣王。是何人。曰。亦婦人。問者曰。何也。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

待賈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爲。上大悅。厚賜之。

房夫人

房玄齡夫人。至如太宗。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帝欲有所賜。夫人執心不迴。帝遣酌卮酒。恐之。曰。若然。可飲此醜。夫人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于玄齡。

令史數驢罪

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

門內令史下驢衝過諸御史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諾令史指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于御史裏行眾笑而止

子瑜以面得驢

諸葛子瑜諱瑾恪父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時恪在坐請筆益兩字于下曰之驢舉坐歡笑權以驢賜恪

劉嫗相嘲

劉道真嘗與一人共索枰草中食見一嫗將兩兒過並青衣劉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猪共一槽

刁韓善謔

刁彝于桓公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應曰卿是韓盧後桓公笑曰彝以卿姓韓故相調耳他自姓刁那得復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

思耳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稱佳

阮孚機辨

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常于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入室見卽驚喜曰吾兄弟甚無禮何爲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盡持酒去文帝大笑

門人還謔文公

楊文公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自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笑而易之以九皇音類非黃

大小鬚係

孫莘老從劉貢父乞墨吏誤送孫巨源劉讓之吏曰皆孫姓而同爲館職莫能別劉曰何不取其鬚爲別吏曰皆鬚而莫能別劉曰旣皆鬚何不以身之大小爲別於是館中以莘老爲大鬚

孫學士巨源爲小鬚孫學士

貢父戲馬默

馬默爲臺官嘗彈奏劉貢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劉曰旣云馬默豈合驢鳴

李彥古謁刺

王僧彥朝奉郎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爲墨池鼓爲皮棚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知嶺南郡有李彥古者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

李墨池皮棚謹祗候叅僧彥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禹玉贈介甫虱頌

王介甫王禹玉同在相府同侍朝見虱自介甫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介甫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介甫介甫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願獻一言以頌虱之功介甫曰如何禹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衆大笑

王雱答獐鹿

王雱數歲時。客見一獐一鹿同籠。因問何者是。獐何者是。鹿雱實未識。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客大奇之。

傅正無心絕慾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年踰九十而有嬰兒之色。傅正接之。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某術甚簡。惟絕色慾耳。傅正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

歲何益。

貢父隱嘲諸帥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衛相隣。時諸帥兩人。出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幙戲云。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耳。兵冰同音

侍郎御史

正統中有一侍郎與一都御史同飲。適有犬繞

開卷一笑 卷之十四
卓行左右叱之侍郎云休叱他在這裡巡按都御史答云你看他是狗也是狼

許敬宗誕傲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病其不聰許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釀具淫具

蜀先王常因旱禁釀酒吏于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罪時簡雍從先王遊見一男子

行道謂先王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王曰卿何知雍曰彼有淫具與釀具同先王笑命原欲釀

都憲通政寓嘲

侶鍾都憲與強珍通政在南都同飲強自執壺勸侶酒曰要你飲四鍾侶急應曰你莫要強斟貢父戲嘲决湖

王介甫爲相大講天下水利一人獻策曰决梁

山湖人百里水以爲田其利大矣介甫喜甚沉思曰策固善決水何他可容劉貢父適在坐戲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介甫笑而止

園外郎

石中立員外嘗與同列觀上南園所蓄獅子主者曰縣官日破肉五斤飼之同列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石曰然吾儕官皆員外郎敢比園內

獅子乎衆大笑

文舉巧捷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旣通前坐李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人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李及賓客莫不奇之大中大夫陳韙後至李以其語語

之陳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孔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陳大踧踖。

晉文戲鄧艾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盧狀元催妝詩

盧儲投卷謁李翱尚書。李長女及笄。見文尋繹。數四曰。此人必爲狀頭。公聞乃慕爲婿。來年果

狀元及第。徑赴佳期。盧作催妝詩曰。昔年將事。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

玄祖齒缺

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復何爲。狗齧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

瞿痴

瞿杲。字炳暘。自號醉漁。常熟五衢人。畫花鳥有

名。蘆雁入高品。嗜洒落魄喜。謔嘯人呼爲瞿痴。
偶入邑城。遇一縣吏。手携海螵。吏與瞿素習者。
吏遽呼曰。瞿痴。自負詩才。能頃刻咏海螵一首。
乎。瞿卽口占曰。海錯何曾數着君也。隨盤饌入
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窟臀。蓋常
熟市井。春間食海螵者。必先敲開其尾。故用以
謔吏云。

十四卷

終

